



有一男子
持棗木棍
撞

重鐫朱青巖先生擬編明紀輯畧卷十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神宗顯皇帝

乙卯四十三年春二月南京御史汪有功奏福府內

侍李應忠擅自祭告孝陵不報。○夏五月巳酉有一

男子持棗木棍撞入慈慶宮打傷守門內官李鑑直

至前殿簷下內官韓本用等執之付東華門守衛指

揮朱雄等收管庚戌皇太子奏聞命法司提問巡視

皇城御史劉廷元奏人犯供姓名張差係薊州井兒

峪民再三拷訊口稱持齋討封等語事非情實語無

倫次按其迹若涉風狂稽其貌又似桀黠不可不詳

明系事畧 卷三
鞫重擬者也。乙卯刑部郎中胡士相岳駿聲等審張差供被李自強李萬倉燒差柴草。氣憤於四月內來京。赴朝聲冤。從東進。不識門徑。往西走。路遇二人。言爾無憑據。如何進。有損子一條。便可當作冤狀。差日夜氣苦。失心顛狂。於五月初四日手持棗木棍。仍復進城。從東華門直至慈慶宮門首。打傷守門官。走入前殿簷下。被擒。合依宮殿前射箭放彈投磚石傷人律斬。立決。戊午。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寀奏本月十一日散飯獄中。至新犯張差。見其年力強壯。非風顛人。臣言實說。與飯不實說。饑死。置飯差前。差見飯低頭。

已而曰不敢說。臣麾吏書去。止畱二役扶問。差供小名張五兒。父張義病故。有馬三舅。李外父。教我跟不知姓名老公。說事成與爾幾畝地種。老公騎馬。我步行。初三日。歇燕角鋪。初四到京。問何人收畱。差言有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與我飯。說且先走一遭。撞着人便打殺。與我棗木棍。領至厚載門。進到宮門上。守門官阻住。我打倒他。其各犯姓名不肯說出。臣看此犯不顛不狂。有心有膽。乞勅九卿科道會問。辛酉。戶部郎中陸大受疏言。青宮何地。張差何人。橫肆手棍。幾驚儲蹕。北人好利輕生。有金錢以結其心。則甘

明神宗紀 卷三十一
二
爲人死。業招一內官。何不以言其名。明說一街道。何以不知其處。所供霸州武舉高順寧等。今匿何所。變豈無因。警亦非小。疏內有姦戚二字。上惡之。與之案疏俱不報。御史過庭訓。行文薊州確查。知州戚延齡具陳張差。因忿發顛始末。諸臣皆欲以風顛結案。乙丑刑部司官胡士相陸夢龍。經紹先曾曰。唯趙會積勞永嘉王之案。吳養源會之。可柯文羅光鼎會道。唯劉繼禮吳孟登岳駿聲唐嗣美馬德澧朱瑞鳳等再審。張差供稱馬三舅名王道李外父名守才同在井兒峪居住。又有姐夫孔道住本州城內。不知姓名老

公。是修鐵瓦殿龐保。不知街道大宅子。是住朝外劉成。二舅外父常往龐保處送灰。龐保劉成在玉皇殿商量和我三舅外父。偏着我來。說打上宮中。見人便打。又有三舅送紅票封我爲真人等語。刑部行文薊州道提解馬三道等。疏請提龐保劉成對鞫。給事中何士晉言王之案一疏。豈無故發端。事涉宮闈。形見勢逼。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報。

上諭曰。朕自聖母升遐。奏襄大典。追思慈恩。罔極。哀慕不勝。方在靜攝中。突有風顛張差持梃闖入青宮。震驚皇太子。致朕身心不安。朕思太子乃國根本。豈

不深愛。已傳內官添人守門防護。連日覽卿等所奏。姦宄不測。行徑隱微。既有主使之。人三法司會同擬罪具奏。是日刑部據薊州回文具獄奏上。壬申。上再諭法司嚴行鞫審。速正典刑。時好事者語多涉鄭國泰。且侵貴妃。國泰疏辯。何士晉復表揚。陸大受姦戚。一疏以爲鄭國泰不宜辯。自後皇太子皇長孫一切起居。俱令鄭國泰包管。稍有疎虞。卽坐罪。語雖不倫。上亦不問。癸酉。駕幸慈寧宮。閣臣方從。哲吳道南率百官先後至上。西向坐。皇太子侍。上命百官皆前。口諭昨有風顛張差闖入東宮傷人。外廷遂生枝節。誰無父子。爾等乃欲離間吾父子邪。適見刑部郎中趙會楨所問招情。止將本內人犯張差龐保劉成。卽時凌遲處死。其餘不許波及一人。以傷天和。因執東宮手。示羣臣曰。此兒極孝。我極愛惜。爾等何疑。顧問皇太子。爾有何語。與諸臣言之。皇太子曰。我父子何等親愛。外廷妄生議論。爾輩爲無君之臣。使我爲不孝之子。於是羣臣趨出。次日決張差於市。

上命司禮監會同部院官鞫龐保劉成於文華門。龐保姓鄭。名進。劉成名登雲。其主使張差之事。嚴訊不承。東宮傳諭云。張差已決。龐保劉成係內官。又姓名

不同。既係讐口干連。着從輕擬罪。

六月刑部擬馬三道李守才孔道以左道為從律。應

流。李自強李萬倉應答。奉旨依議。

龐保劉成。斃於內宮。

科臣徐紹吉臺臣韓浚論王之宋妄生事端。部議閑

住。奉旨王之宋削籍為民。何士晉調外任。

秋八月命內監呂貴提督浙江織造。江西稅監潘相

兼催福建廣東稅課。閣臣吳道南疏諫。不報。

九月江西湖口稅廠火。閣臣吳道南請罷湖口商稅。

不報。

丙辰四十四年春二月會試以禮部尚書東閣大學

士吳道南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劉楚先充考試

官。取沈同和等三百五十人。

是科會試第一名沈同和第六名趙鳴陽俱以

科場作弊。斥革充軍。三月廷試。賜錢士昇劉弘訓葉燦等進士

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雷火焚通州稅監張熠樓房。御史金汝諧以

聞請罷稅使。不報。○五月兵科給事中熊明遇疏言

今春以來天鼓兩鳴於晉地。流星晝隕於清豐。地震

二十八天火九石首兩菽河內女妖遼東兵端吐火

卽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未有甚於今日者。且山東

大祲黃河水溢。兼以前此太白經天輔星晦沒熒惑

襲月。金水愆行。日光無芒。日月同暈。恒風枯旱。天譴愈深。而陛下所爲。皆誣天拂經之事。此誠禽息碎首。賈生痛哭時也。臣敢以七憂五漸三無之說進。今內庫太實。外庫太虛。可憂一也。餉臣乏餉。邊臣開邊。可憂二也。套部圖王。插部覬賞。可憂三也。黃河泛濫。運河澱淤。可憂四也。南苦滔天。北苦赤地。可憂五也。鼎鉉備位。棟梁不支。可憂六也。門戶構爭。冠履倒置。可憂七也。七憂未已。五漸繼之。太阿之柄。漸付中涓。魁壘之舊。漸如隕籜。制科之法。漸成姦藪。武庫之器。漸見銷耗。商旅之途。漸至梗塞。五漸未已。三無繼之。匹夫可以熒惑至尊。小技可以濫傲爵賞。是朝廷無綱紀也。滇黔之守令。皆倦游。嶺海之監司。惟索貨。是遠方無吏治也。讒譖之口。慘於戈戟。傾危之禍。甚於蘇張。是士大夫無人品也。又引天文書以証時事。凡數千言。上不省。

秋八月萬壽節。加稅監。河南胡江。江西潘相。通州張熠。天津馬堂。四川丘承雲。南京劉朝用。歲祿。賜呂貴。緋魚服。

丁巳四十五年春正月。兵科給事中趙興邦。疏言。河套乞款。邊臣許之。仍議帶補。前經革去。七年市賞。約

以新舊互市。一歲兩開。七年補完。竊惟一年兩市。金
緡之費。以八萬計。七年間。所費六十萬。此六十萬金
錢。每年以二十萬養兵。則士飽馬騰。可以禦敵。何至
恣無已之求。真谿壑之欲。徒示人以弱哉。

貴州苗叛。撫臣張鶴鳴集兵分道進勦。初攻蒙昌賊
巢。副將陳寅自壩陽由羅勇進。指揮黃運清等由定
番進。都司李上林由改密進。旗鼓劉萬和督安兵由
擺疆進。千戶李瓊督蒙兵由翁貴進。甕安知縣袁大
化督五司兵由鼠腸關進。分擊箐囤花鷓孔擺革蒙
等寨。斬首百二十六級。攻崇角生烈翁忙者貢賊巢。

陳寅兵由天台進。李上林黃運清及五司兵由焦山
進。分屯大雷壩下。陽城者貢擊婆把大山谷精谷隆
交馬打狼羊容銅笋等寨。斬首一百六十六級。俘獲
甚衆。其蘆山木瓜大華麻喇四司程番等十二司尚
有賊巢未及掃蕩。御史楊鶴疏言。臣奉命赴黔。急勦
進勦苗賊情形。大約賊衆我寡。東征西竄。未易收拾。
苗與軍民錯壤而居。加以叢山深箐。亘數百里。賊守
險甚易。我仰攻甚難。名募新兵。不閑部伍。驅市人而
使之戰。一難也。漢兵不足。兼用土兵。土兵素無紀律。
不聽節制。甚者委而去之。二難也。提兵滿萬。無一大

將三難也。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今提衿露肘，不敢擅用一錢。四難也。我合則賊分，我分則賊合，終不能張彌天之網，設四面之圍。五難也。勦之未可盡，撫之未可遽。撫必困之，以待其敝，而後撫可堅也。然患於無餉，有餉則飽待饑，逸待勞，其權在我，勦可也，撫可也。無餉則賊飽，我饑，賊逸我勞，其權在彼，勦之不成，勦撫之不成，撫也。自平播之後，黔中用兵，凡三萬曆三十三年，有老王山波羅清水箐大小平伐之役，三十六年，有定番翁忙者貢之役，四十一年，有新添平伐之役。今豈復如往日草草結局者邪？臣反覆籌之，目下成功固難，將來善後尤難。惟有亟發帑金，飽我士馬，扼其出入之路，相機而行，此長策也。

三月京畿旱。○京察戶部郎中陸大受被斥，時葉向高致仕，方從哲爲相，無所短長。吏部尚書鄭繼之主察，科臣徐紹吉、臺臣韓浚佐之。王之寀先以倡爭挺擊一案爲韓浚所糾，大受議論與之寀合。至是并罷。時諸臣奏疏槩畱中，惟言路一糾，其人自去，不待旨也。臺省之勢積重，不返有齊楚浙黨、齊黨、元詩教、周永春、韓浚、張延登爲首，而燕人趙興邦輩附之。楚黨官應震、吳亮、嗣田生、金黃彥士爲首，而蜀人田一甲

有紹吉輩附之。浙黨劉廷元、姚文元爲首，而鄉人商周祥、董元儒、曾駿、毛一鷺、唐世濟、過庭訓輩附之。他如劉文炳、房壯、麗、牟志夔、李徵儀、潘汝禎、曾陳、易金、汝諧、祝耀祖及南京胡達、孫光裕、王萬祚輩相應和，務以排東林、攻道學爲事。因爲小東、大東之說，以東宮爲大東，東林爲小東。諸擁護東宮者，悉目爲邪黨。偶一人稍持異議，輒羣起力攻，不逐不止。大僚非其氣類，則不得安其位。由是天下大權盡歸言路上。已三十餘年，不御朝考選，候命者八年不下。惟此諸人久居要地，籠致後進，令人其黨銓部大臣非齊楚則

小東大東

當關虎豹

浙人如趙煥、鄭繼之、李誌年皆七八十餘。他方之士不得並進，而詩教興，邦應震，嗣亮。延元、宗文勢尤張。時人稱爲當關虎豹。天下清流放廢殆盡。

夏六月江浙旱蝗。○秋七月山東山西旱蝗。

大學士吳道南回籍守制。

九月湖廣飛蝗蔽天。夏旱秋潦，三災並至。江西大水。冬十一月，隆德殿延禧宮並災。福建大水。

十二月閣臣方從哲疏言數月以來朝廷之上政事日壅，章奏日積，仰望益急，批發益遲，諸司不得不言，臣不得不請。皇上又以爲煩聒也。市恩沽名也。持之

明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九
愈堅拒之。愈力諸事悉從寢閣。諸疏一槩留中。其所
催請者。諸臣之事乎。朝廷之事乎。催而不報。請而不
從。其所誤者。諸臣之事乎。朝廷之事乎。始以因循之
意。際明作之功。繼以疑貳之心。滋叢脞之弊。朝政何
時疏通。人心何時愉快。臣等請黜大僚。請補科道。請
用都御史。請用兵科。河南道連篇累牘。臣亦自厭其
煩。冤之一言不效。一事未行。溺職曠官。慙愧欲死。今
不敢一一條陳。特舉用人行政本原受病之處。請皇
上深思而熟計之。

是歲貴州巡撫張鶴鳴征苗。先勦洪邊十二馬頭大
破紅苗。斬首千餘級。俘獲六百餘人。進勦猓坪。坪攢
峰插天。上有仰天窩。窩有九井。地平行。可容數千人。
下通三道。各設三關。賊首老蜡雞據之。僭稱王。時出
標掠。鶴鳴督諸軍齊進。奪其關。賊憑險固拒。用間誘
降賊黨。攻破其巢。俘斬三百七十人。墮崖死者無算。
誅老蜡雞。撫其餘衆。而還。遂大發兵擊定廣威平安。
籠諸賊。悉平之。自楊應龍滅後。裁兵太多。苗人所在
爲寇。鶴鳴上言。臣部多苗患。乃粵西徭獠遺種。流入
黔中者。自貴陽抵滇。其人以三萬計。其砦以千四百
七十計。分則爲民。合卽爲盜。又有紅苗環銅仁石阡。

思州思南四郡皆此種類殆將十萬鎮遠清平間更有大江小江九股諸種皆應龍遺孽衆至萬餘臣所部制兵不過萬三千人歲額餉銀不過十萬兩將何以禦賊因條上增兵增餉九議督諸道監司治兵繕甲以俟大舉至是奏功

戊午四十六年是歲

大清太祖高皇帝天命元年夏四月

大清遣所部詣撫順市潛以兵踵至城陷守將王命印死之執游擊李永芳用漢字傳檄清河脇北關歸順遼撫李維翰趣總兵張承胤移師應援

大清兵佯退官軍直前遇伏萬騎突出承胤及副將顧廷伯游擊梁汝貴等死之一軍皆沒時宰煖各營方集遼河西岸虎整沙花屯靜邊外東西颺動事聞詔起李如栢杜松以如栢總遼鎮兵松屯山海關劉綎柴國柱赴京調度○加前遼撫楊鎬兵部右侍郎經畧遼東○瀋陽開原告急朝議請帑金百萬救邊上諭內帑空虛止允十萬兩○總督汪可受奏稱謀知

大清兵退三十里西部二萬餘人已入瀋陽彼更番疲我我徵調未集請練土著人自爲守遼土諸生暫

停試有能糾集義旅立功者特賜科名亟通登萊海
運以濟糧餉○內外戒嚴罷撫臣移鎮○兵部引征
倭征播例請調兵十萬人度需餉銀三百萬兩不報
○閏四月日中有黑子相鬪

大清歸漢人張儒紳等令齊國書議和書稱建州國
汗備述惱恨七宗○五月朔有黑日掩日日無光占
為彊敵侵陵

大清克撫安三岔白家冲等城堡○詔楊鎬兼攝遼
撫事張維翰革職為民○詔總兵官杜松劉綎星馳
出關給銀六萬兩市戰馬命御史陳王廷代楊一桂

按遼

大清兵與宰煖合衆近十萬所至如風雨北關惴恐
警報日至上命於大工馬價二項內借銀一百萬兩
濟遼○乃蠻抄花等犯長勇堡○秋七月

大清兵從鴉鵲關入圍清河叅將鄒儲賢拒守援遼
游擊張旂請戰不許敵冒板挖牆自寅至未墮東北
角積屍上城旂戰死儲賢遙見李永芳招降大罵赴
敵死之城中兵六千四百餘人及百姓死者萬計自
三岔河至孤山並遭焚燬惟叅將賀世賢於靉陽邊
外血戰斬首百五十四級○詔為死事總兵官張承

亂立祠賜名旌忠加祭三壇令禮官議謚○賜經畧
 楊鎬尚方劔諭飭諸邊鎬至河東發陽寬奠之兵已
 遁去乃斬清河逃將陳大道高炫以徇議徙寬奠民
 人於遼陽會朝鮮王遣其議政府右叅贊姜洪立等
 統兵萬人從征議乃止

按萬曆三十三年遼鎮總兵官李成梁遼東巡撫趙
 楫議將鴉鵲關外張其哈喇佃子等處居民內徙總
 兵劉應祺言昔太祖廓清中原開基未廣至憲宗朝
 韓斌為東協始銳志展擴開易明臺木闡嶺諸屯堡
 復於清河地方設立城堡置備禦官兵操練防守連
 鴉鵲關限敵出入去塞八九十里地界稍寬嘉靖年
 間開闢寬奠大奠長奠永奠新奠稍復舊境萬曆十
 九年何權為備禦邊防浸廢遂退地數十里山上立
 碑為界今王兀堂張其店哈喇泊喇列跑等處現有
 軍人屯糧居住成家樂業原係開闢內地本非寬奠人

敵巢今一旦議徙別尋安插驚擾軍民况邊方地土
 尺寸是實我退一步彼進一步邊境損耗國威陵替
 無論拂人情抑且違祖訓揆理度勢大有未便是冬
 遼撫鎮議果行文招徠居民民皆安土重遷幾至激
 撫鎮議在必行差韓宗功率兵丁數千驅逐之焚其
 室廬毀其器用時值水雪沍寒哭聲震野凍餒死者
 渡河水陷死者不願徙自經死者無算少壯勇健之
 人盡投建州僅得老弱孤貧者六萬餘口僉派遼東
 二十五衛安插民既失業死亡畧盡輔臣沈一貫居
 中調度敎功廕賚有加由是坐棄膏腴之地數百里
 三十六年兵科給事中宋一韓論棄地非宜命御史
 熊廷弼往勘廷弼據石碑合遼志勘實題覆其地民
 逃出邊外者以室家離散深恨中國多為間諜卒至
 禍亂○又按遼方東至鴨綠江朝鮮界西至山海關
 蘄鎮界南至旅順海口山東界北至開原女直界全
 鎮延袤千餘里為京師左臂國初廢郡縣置衛所以
 備邊獨於遼陽開原設安樂自在二州以處屬彝其
 外附者東北則建州等衛西北則朵顏等衛分地授
 官通貢互市自大寧失險聲援與宣府不接朵顏所
 屬賴峽等勾引北部入寇烽烟傳警蘄鎮援兵由山

明紀事本末 卷三十三
海關一綫之路。馳至敵已回巢矣。舊鎮城設立三岔河適中之地。正統間陷沒。遂爲土蠻諸部巢穴。每遇河東東西突犯。廣寧城在河西。遼陽城在河東。彼此不能相顧。議者欲恢復舊鎮。驅諸部出塞。橫截三岔河口。甦兩河心腹之患。省紂廻增設之費。遼人聞議大喜。第該鎮三面瀕彝。一面阻海。地廣人稀。補救無術。總兵李如松微功出塞。搗巢陣亡。精銳喪失。士氣日索。敵勢益張。况沿邊無墻。連歲修築。迄未成功。敵衆出沒。曾無界限。兩河居民非死則徙。所存一二空堡而已。

遼東轉餉費繁。議行登州海運。山東巡撫李長庚言海運別有一途。自登州開洋。望鐵山西北口。至羊頭凹。歷中島。長行島。抵北信口。又歷兎兒島。至深井達蓋州。剝運一百二十里。抵娘娘宮。起陸。至廣寧一百八十里。至遼陽一百六十里。每石總計糴價運費不

過一金。部議以爲便。從之。○李如栢赴瀋陽。遇乃蠻數千騎。擊敗之。斬七十六級。乃蠻受款。

大清兵自撫順入會安堡。殺掠千餘人。○八月以太常寺少卿周永春爲遼東巡撫。設援遼餉司。

九月。總兵官麻承恩以失援。清河下獄。○冬十二月。北關金台失。以勦建州一寨來告。賞銀二千兩。○是歲朝鮮國王李盼卒。

己未四十七年春。正月上。以四方援遼兵馬大集。經畧楊鎬奏報稽延。恐師老財匱。下廷議。大學士方從哲。兵部尚書黃嘉善。兵科給事中趙興邦等發紅旗

催鎬進兵時蚩尤旂長竟天。慧見東方星隕地震。識者知爲敗徵。鎬乃會總督汪可受巡撫周永春巡按陳王廷等議以二月十一日誓師二十一日出塞。

二月初經畧楊鎬登壇誓師分爲四路。總兵官馬林率游擊麻岩丁碧等都司竇永承督北關。金台失兵。由靖安堡出邊趨開原。鐵嶺攻其北。總兵官杜松率都司劉遇節等由撫順關出邊趨瀋陽。攻其西。總兵官李如栢率參將賀世賢李懷忠等由鴉鶻關出邊趨清河。攻其南。總兵官劉綎率都司祖大定等都司喬一琦督朝鮮兵由驛馬關出邊趨寬奠。攻其東。計勝

兵十萬。期三月二日會三道關並進。又以瀋陽路最衝。令保定總兵官王宣原任總兵官趙夢麟從杜松軍。斬撫順陣逃指揮白雲龍以徇。是月十九日出兵。值天大雪。兵不前。師期洩。

以河南左布政使陳邦瞻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時歲大祲。邦瞻至。設法賑救。民免死徙。

會試以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史繼偕。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韓爌充考試官。取莊際昌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莊際昌孔貞運陳子壯等進士及第。出

身有差。

杜松陣

杜松欲立首功。越五嶺關。先期抵渾河。旣渡。遇伏。松血戰突圍。自午至酉。力竭而死。渡河之兵。無一存者。馬林改由三岔堡出邊。抵二道關。聞松沒。結營白固。大清兵乘勝來攻。林改開原。僉事潘宗顏。都司竇永澄。游擊麻岩死之。劉綎獨縱兵馬家寨口。深入三百餘里。克十餘寨。敵人詭作杜松兵。披其衣甲。爲嚮道。誘入重圍。衆潰。綎及軍鋒劉招孫等沒於陣。惟清河一路。李如栢以經畧令箭撤回。獲全。是役也。楊鎬軍機不密。諸事宣泄。敵處處爲備。文武將吏死者三百

劉綎陣

一十餘員。軍士死者四萬五千八百餘人。亡失馬駝甲仗無算。報至京師。大震。御史楊鶴言遼事之壞。不料彼已喪師辱國。罪在經畧。不諱進止。機宜馬上催戰。罪在輔臣。調度乖方。罪在兵部。請正其罪。不報。名陝西總督楊應聘爲兵部左侍郎。甘肅巡撫祁光宗爲兵部右侍郎。○起前御史熊廷弼爲大理寺丞。往遼東宣慰軍民。

兵部尚書黃嘉善。率九卿科道叩文華門。請發內帑。上允給銀四十萬兩。募戰士。廷議李如栢逗遛獨全。乃以如栢弟都督李如楨代將。撤如栢聽勸。論經畧

楊鏞戴罪視事。

時朝鮮從征將士。隨劉綎先登。無一人得生者。御史陳王庭爲請卹。御史楊鶴請卹劉綎家。并廟祀死事諸臣。

詔以山東巡撫李長庚爲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出督遼餉。駐天津。長庚奏行造淮船。通津路。議牛車。酌海道。截幫運。疏錢法。設按臣。開事例。嚴防守。九事。時議歲運米一百八十萬石。豆九十萬石。草二千一百六十萬束。銀三百二十四萬兩。長庚以度支告

金花行改折。借稅課。言臣考會計錄。每歲本

色折色。通計千四百六十一萬有奇。入內府者六百餘萬。入太倉者。自本色外。折色四百餘萬。內府之六百萬。自金花籽粒之外。皆絲綿布絹蠟茶顏料諸類。此等積至歲久。悉皆朽壞。若改折一年。無損於上。有益於下。在一轉移間。他若陝西之羊羖。江浙之織造。亦當稍停一年。濟軍國之急。奏入。上不悅。言金花籽粒。本祖宗舊制。內供正額。及軍官月俸。所費不資。安得奏畱。所奏悉如舊。其以今年大津。通州。江西。四川。廣西。上供稅銀。盡充軍費。戶科官應震上言。陛下俯允餉臣之請。稅銀已借一年。獨金花銀則稱爲祖制。

明神宗紀
臣請卽以祖制言之。考會典於內庫則云金花銀。國初解南京供武臣俸祿。諸邊有急亦取給其中。正統元年始自南京改解內庫。嗣後除武官月俸外皆爲御用。是金花銀國初常以濟邊而正統後方供御用也。會典於太倉庫則云嘉靖二十二年題准。諸處京運錢糧不拘金花籽粒應解內府者悉解貯太倉庫備諸邊應用。是世宗朝金花全充兵餉不知陛下初年何故而歛之於內也。今不考各邊取給應用之例而反云正供舊額何相左若是。至武官月俸一歲不過十餘萬。乃云所費不貲。年深日久顛末都忘。非陛下

下之有意故畱。乃有所不知耳。以臣言之。無論今年當借。此後年年借用可也。無論未來者當濟邊。卽見在內帑者盡還太倉可也。若夫物料改折。隆慶元年曾行之以解部濟邊。六年又行於南京監局。亦以濟邊。此則祖宗之舊制。陛下獨不聞邪。不報。

夏四月宣鎮兵譁不赴調。詔逮總兵官劉孔胤。○五月。

大清兵入撫順。以備師躡鐵嶺撫安堡。而李如楨方與經畧總督相抗。軍務轉弛。朝議亦寢閣矣。○六月。大清兵數萬騎由靜安堡入。遂陷開原。西部亦以三

萬騎由亮河入圍鎮西堡於是瀋陽鐵嶺軍民皆奔潰。

上擢大理寺丞熊廷弼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賜尚方劍經畧遼東廷弼即日就道。

起泰寧侯陳良弼總督京營召南京兵部尚書黃克纘協理戎政改差御史張銓按遼

以科臣姚宗文查閱援遼兵馬其後殺熊廷弼○秋

七月

大清兵由三岔堡入攻鐵嶺須臾城陷時經畧熊廷弼率八百人抵廣寧○八月三日受代馳赴遼陽斬

陣逃游擊劉遇帥王捷王文鼎等設壇躬祭撫清開

鐵死事軍民上度新經畧已受事乃遣緹騎逮楊錦

○御史陳王廷論總兵李如楨乘宰賽與建州兵爭

相鬪殺宰賽被執如楨竊取西兵殘級為首功熊廷

弼論李如楨當開原陷不能遮擊鐵嶺陷建州兵與

西兵爭殺不能乘其敝又虛報寇至使遼瀋軍民驚

竄請亟調李懷信代將

是月二十一日

大清兵數萬騎陷金台失白羊骨寨北關遂亡時經

畧獲姦細賈朝輔悉敵攻北關及遼瀋本謀生擒宰

賽鈴制煖免抄花數十營使不敢動白羊骨有弟卜兒漢金台失有子得力革皆被囚。

上命李懷信速赴遼○命少詹事徐光啓兼河南道

御史訓練候調諸營予薊遼總督汪可受回籍。

附兵科參看楊鎬喪師失地據法罪難原宥而曉曉置辨曰未嘗私李如栢也曰杜松故違節制也曰馬上督戰不敢議守也不思如栢遣旗專闕作遼東大將當時出師四路並進何不令大將當闕而乃以清河與如栢故令杜松出撫順在如栢怯懦畏敵本無前往之意故未戰輒逃鎬以令箭招之說者謂令箭先藏如栢身託名傳自楊鎬則鎬之庇如栢甚明不然杜松廉勇久著行陣有古名將風聞鎬將出師松也杜松未充十卒未習將領未協未便大舉鎬貪功自用不聽松乃密遣人進關投揚兵部冀緩其師而如栢偵知令人於關外邀回重責十棍致松謀不得

行見有松姪總兵杜文煥抱憤投揭可問卽此舉動已舍陷松之毒矣出師時如栢祥與松醞酒拜送曰吾以頭功讓汝松磊落落丈夫慷慨不疑賈勇先登不知如栢早已布置姦人為松嚮導誘其人伏蓋建州素所忌者松與劉綎也先得鎬告示遂悉其精銳潛伏撫順一路獨以當松松果為嚮導所誘如栢先逃望援不至碎首淪沒寸骨不存劉綎亦復血戰同時死敵是松之死實鎬與如栢合謀陷害壞此長誠為異日和戎之地而乃曰三路之敗總由杜松故違節制邪在鎬為此喪心之言計欲自脫而遂轉相流布松死不瞑目矣嚴詰催戰固奉明旨獨不思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乎假使當日力言天時人事未可決戰卽以抗旨被逮不猶愈於敗衄伏辜邪鎬欲引魏學會事例何可相方寧夏之役學會被逮而節制已定未幾克復數十城獻馘之日皇祖曰學曾固罪之魁實功之首今途事竟何如也李如栢與周永春失陷開原奉旨撫臣責任封疆豈能無罪李維翰在撫順紅旗催戰總兵張奇亂叩門求一見而議進止不得倉卒赴敵陷陣身死李維翰周永春厥罪惟鈞但鎬不可援以免死如栢雖先雉經尚當毘斬楊鎬罪

在不赦法司何敢脫生寃死誠以明有國法幽有鬼神無所逃也科參在四十八年九月因誘人伏中與半渡邀擊情事互異故附載於此宜從科參

熊廷弼言瀋陽空城難守不如守遼陽厚集兵力漸圖後舉上諭以酌量緩急務保孤城遏其深入○釋罪并郭有光劉孔胤麻承恩各納馬贖罪往援遼初諸邊將領多扣尅月餉入已而遼左為甚經畧特斬游擊陳倫以徇因決策守遼陽挑壕築垣借水為防巡撫周永春請添兵鎮江守遼東貢道不報

冬十月謀言建州方遣姦細詭女裝謀焚海州糧草約日截運餉經畧熊廷弼檄總兵柴國柱等屯虎皮驛各路聯絡扼其衝是時調兵十八萬歲增餉銀二百二十四萬運糧車三萬七千輛牛七萬四千頭○十一月

大清兵入龍潭口往開原鐵嶺地方馱運窖粟築城撫順邊外方今黃把兒等謀入犯朝鮮報建州兵在牛毛寨萬遮嶺廣造攻具結連蒙古煖沙虎塾東西分搶寬奠鎮江告急

庚申四十八年春正月遼鎮新兵全伍脫逃○三月遼陽火藥局災軍民驚擾○夏四月 皇后王氏崩后賢而多病諸臣請冊立皇長子上持立嫡之義

羣情疑后病不起。鄭貴妃必爲后。及上年高后以賢見重。至是崩。貴妃竟不進位。

遼撫周永春請增兵守廣寧。經畧以兵力稍集。主守瀋陽。

改贊畫爲監軍。設金復道。○五月

大清兵畧地花嶺。上疾。召見輔臣。方從哲於卧榻前。諭以枚卜已有旨。其大僚及科道官。俟朕疾稍間。卽檢發東事告急。卿宜加意籌之。○御史倪應春疏言。皇上靜攝深宮三十餘年。聞不聞聲。御朝召對之請。亦旣舌敝。頽禿矣。而俞旨杳然。日者聖躬違和。輔臣

方從哲。忽蒙召見。當是時。不召勲臣。不召戚臣。不召九卿科道。而惓惓惟輔臣是召者。豈非以股肱心膂。平日所眷注者。惟此一個臣。呼吸緩急。今日所託重者。亦惟此一個臣乎。意輔臣仰對天顏。俯盟幽獨。瞻懷時事。凡可積誠以感動。盡力以挽回。涕泣以開導者。宜無所不至。而咫尺君父之前。寥寥數語。俄而入。俄而出。如枚卜銓選。考選發帑諸事。十不得一。以致聖心愈厭。宮府轉蹊。旬日間。不聞用一人。行一政。下一章奏。朱明烜赫之候。仍爲隆冬消沮之景。有識者益不勝杞憂焉。總由責難陳善之道。旣有昧於平生。

倉卒應對之時。又未中其肯綮。豈不虛此良邁哉。○
六月。

大清兵乘經畧離遼陽巡邊。以萬騎由撫順關入。萬
騎由東州堡入。深至渾河。總兵賀世賢柴國柱拒却
之。

輔臣方從哲疏言。昨蒙皇上允補薛國用。胡加棟。令
刻期赴任。其開原監軍二道。并令該部速催。俾見皇
上畱心邊事。如此其切也。惟是吏部無人。誰爲推補。
若明知有當補之官。而不允用。補官之人。與欲其人
而閉之門者。何異哉。

上諭兵部。敵兵大舉深入。逼近瀋陽。甚爲可慮。着各
總兵官督率將士。竭力拒堵。彼此策應。務挫狂鋒。有
觀望退縮。致誤軍機者。據法處治。○秋七月上諭禮
部。皇后作配。朕躬贊襄。內治四十餘年。仁敬孝慈。始
終一德。芳聲令範。中外著聞。忽以疾崩逝。宜有徽稱。
以昭來世。朕遵舊典。博採羣議。茲告天地宗廟社稷。
遣官持節發冊。謚曰孝端皇后。稽行循實。朕不敢私。
爾部便抄行天下王府及內外大小衙門知會。
上諭內閣。皇太子誥大行皇后。几筵因朝。見朕問安。
朕面諭才人王氏薨逝已久。可附葬郭妃墳園。汝意

如何。太子言才人誕育元孫。附葬妃墳之側。甚爲便當。太子純誠孝敬。朕心嘉悅。卿可傳示該部遵行。○練軍少詹事徐光啓言。臣至通州昌平閱所轄三營兵七千五百人。畧能荷戈者。不過二千。其精銳堪教練者。不過一二百人。驗視三營火銃器械。督管官分率。訓習技藝。委透曉陣法。諸將教營兵操演。方圓曲直衝五法。此其大畧也。徵調之人。習於兵革。召募之人。有志向往。二者易練。僉派之人。類多老弱。應悉遣回。今徵調召募來者。亦復異是。臣見陝西河南兵戍。請移文速發贍家銀兩。卹其故。皆言原奉批照許赴

京守城。並不聞援遼。又許二年限滿卽報更替。仍再加贍家月糧銀六兩。臣以爲練習此兵。雖費盡心力。其人不可得而使也。其力不可得而用也。一有更番之約。人人盼望歸期。欲強之使留。諸人實有父母妻子。目今月糧六斗。銀六錢。僅足糊口。無暇內顧。每歲贍家銀六兩。必不可少。此銀將取給於加編新餉。計每人每月銀一兩二錢。米六斗。用此月餉。卽於近京地方。召募丁壯。自足練習。且可經久。若不許更替。以後贍家銀兩。固不可少。而愁怨愈深。若云昔年所許止是誘之使來。以後月餉銀六錢。米六斗。給其衣食。

而能使安心練習。奮勇敢愾。此情理所必無。亦非臣所能任也。伏乞皇上勅部酌量人情所宜。財用所出。務令力爲可繼。勢爲可久。臣得藉手以報君命矣。是月上違豫。諭內閣曰。朕嗣祖宗大統。歷今四十八年。久因國事焦勞。致成痺疾。遽不能起。有負先皇付託。惟皇太子在青宮有年。實賴卿與司禮監協心輔佐。功在社稷。萬世不泯。特諭卿知。丙申。上疾大漸。召閣臣方從哲入弘德殿。尋出皇太子不得入。兵科給事中楊漣御史左光斗語東宮內侍王安曰。上疾甚而不召皇太子。非上意也。安素忠直。東宮多賴其調護。是日上崩。

大行皇帝遺詔曰。朕以冲齡。纘承大統。四十八載。享國最長。夫復何憾。念朕嗣服之初。兢兢業業。期無負先帝付託。比緣多病。靜攝有年。郊廟弗親。朝講希御。封章多滯。僚采半空。曠稅繁興。征調四出。民生日促。邊釁漸開。夙夜思惟。不勝追悔。方圖改轍。嘉與天下維新。而遽疾彌留。不復可起。蓋愆補過。允賴後人。皇太子聰明仁孝。睿智夙成。嗣皇帝位。宜修身納諫。親賢勤政。以永洪圖。皇長孫宜及時冊立。進學。端王惠王桂王各擇善地。早就藩封。大小臣工。協恭和衷。輔

埋嗣君保父王室。是皆朕惓惓之至意也。閣臣亟為
 簡任。卿貳大僚。盡行推補。兩咨考選。并散館科道官
 並令受職。建言廢棄諸臣。酌量起用。一切新增權稅
 織造燒造等項。悉皆停罷。各衙門見監人犯。俱送法
 司查審。應釋放者。釋放。東師缺餉。宜多發內帑。以助
 軍需。陣亡將士。速加卹錄。喪禮遵舊制。以日易月。二
 十七日釋服。母禁民間音樂嫁娶。宗室親王。藩屏為
 重。母得輒離本國。各處督撫邊鎮官。不許擅去職守。
 聞喪止於本地方。哭臨三日。差官進香。府州縣衛所
 俱免。詔告天下。咸使聞知。

璘按神宗幼冲嗣服。天亶睿姿。又得元輔朝夕啓沃。文學政事。罔不兼貫。亦有明之令主也。及老成
祖謝。新進好事之徒。猜疑君上。誣詆宰執。致使家
卿不得主銓政。司寇不得掌刑罰。泯泯禁禁。漫無
紀極。於是大臣不樂魏闕。而梁江湖。邊帥不畏強
敵。而畏言路。朝廷厭其激聒。諸凡奏計。盡束高閣。
紀綱既紊。變亂日滋。討孽拜討。楊應龍討。關白。調
兵糜餉。府庫罄竭。乃分遣中使開礦收稅。荼毒徧
天下。加以水旱災荒。頻年洊臻。又有妖書之獄。咀
咒之獄。挺擊之獄。流言四起。事連宮禁。賴神宗知
其妄。禍不蔓延。然而國體傷矣。使無此輩。結黨構
難。則二三輔臣。暨九列百司。各舉其職。亦足以治
何事。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大抵世宗神宗皆
靜攝深宮。不輕與臣下相接。惟神宗朝有賢相。有
庸相。而無姦相。殆
愈於世宗時也。

皇太子令旨。近因遼東用兵。已加派各省錢糧。其礦
 稅盡停止。收稅內監張熠馬堂胡賓潘相丘乘雲等

撤回。

又令旨。今日發帑銀一百萬兩。該部差官星夜解赴九邊。交與彼處各該撫按官。酌量犒賞。務沾實惠。前發往遼東。并今所發九邊二項。共與脚價五千兩。沿途支用。不得騷擾驛遞。其銀母入戶部。差官卽發。不許遲延。

八月朔。皇太子卽皇帝位。詔告天下。以明年爲泰昌元年。

上宣大行皇帝遺命。欲尊鄭貴妃爲皇后。命查例。禮部尚書孫如游疏言。祖宗朝。其以配而后者。乃敵體

之經。其以妃而后者。則從子之義。故累朝非無抱衾之愛。終引割席之嫌者。以例所不載也。皇貴妃事先帝有年。不聞倡議於生前。而顧遺詔於逝後。豈先帝彌留之際。遂不及致詳邪。王貴妃誕育殿下。恩典尚爾有待。乃令他人得母其子。恐九原不無怨恫也。鄭貴妃賢而習於禮。處以非分。必非其心所樂。書之史冊。傳之後世。有悖典禮。且昭先帝之失。非所以爲孝也。中庸稱達孝爲善。繼善述義可行。則以遵命爲孝。義不可行。則以遵禮爲孝。臣不敢奉遺命也。從之。

光宗貞皇帝

諱常洛。神宗太子。在位一月。未及改元而崩。年三十九。葬慶陵。

萬曆庚申四十八年秋八月丙午朔上卽位○應天
督學御史周師旦請罷餉例開納生貢歲貢二款○
應天巡按御史田生金請停織造○起汪應蛟工部
尚書重從儒工部右侍郎鄒元標大理寺卿劉光復
光祿寺丞周日庠朱一桂並太僕寺少卿朱國祚南
京禮部尚書馮從吾尚寶司卿李宗延光祿寺少卿
以袁應泰爲遼東巡撫○起建言得罪諸臣王德完
等三十三人並爲部寺官

臺臣黃士彥條奏十事一曰隆孝思先帝居皇太后
喪臣嘗以服制請疏畱中然聞先帝俯賜聽納在宮

中仍服衰臣謹封前疏呈覽一曰攝聖躬保攝之道
無如親御講讀講讀官惟談吐清白意見開豁欣然
入耳者時與周旋舉古訓則可以養心訪時務則可
以練事養心則義理明而君志益清練事則嗜慾寡
而君身益固君志清則鑒萬類而不淆君身固則應
萬幾而不倦盛德大業令名壽考未有不基於此者
一曰備輔導先帝在日曾點閣臣二員今史繼偕被
論去無復還理惟沈灌一人臣以爲朝廷卜相宜不
論資格不拘內外不限方隅惟學問足以成君德識
力足以擔世局忠誠足以格主心議論足以回睿聽

者置諸左右。甚有裨益。一曰勤政事。古者人君日出而視朝。日中而聽政。日昃而寢處。既不勞形。亦不廢事。皇上登極旬日以來。纔與輔臣一面。宜時御便殿。訪問機務。親賜裁決。一曰通言路。皇上臨御。孰不願効一得之愚。無惜批發。以定是非。但使言所欲言。則言路開。又使言所當言。則言路清。一曰起廢棄。建言諸臣。才品不同。有過計而出於戇激者。有力爭而近於倨侮者。有彈擊而招尤者。有疏救而並逐者。有形跡可疑。而清議自存者。宜考其去國之情。由參以平心之心論。一曰清吏治。適年以來。吏道雜而多端。人

情競而鮮聽。遂使苞苴等贖。公行於大都白晝之中。武職一途。狼狽尤甚。將畧莫問。賄賂是求。所望嚴旨一體申飭者也。一曰戢宦寺。太祖時。內使但供洒掃。今已極重。難返。口傳聖旨。有何憑據。進奉錢糧。是何名色。先帝末年。幾至決裂。新主當陽。正觀望。意嚮以爲行止。萌芽不翦。滋蔓難圖。一曰嚴武備。都會重地。惟恃京營。京營兵十二萬。冊籍半虛。所存者皆市井傭販。說者謂此等兵不敢汰。亦不敢練。汰之擊變。練之亦激變。然則不汰不練。是無兵也。夫京營之能爲變者。健卒也。汰老弱。收壯健。健卒收。而謂老弱者能

爲變乎。弓矢期於必中。刀槩期於精熟。行陣步伍。期於合度。金鼓旗旆。期於應節。毋徒虛演故事也。一曰固邊防。遼事定。則各邊之謀寢。宜傳諭西北邊外部落。各安境保民。勿相侵犯。撫賞一如先朝。彼貪厚利。必不搖動。我出其全力。一意於遼。遼事盡委經畧。又必兵馬厚集。糧餉相繼。官屬將領足備。驅策乃克。有濟若經畧非材。則亟易其人。經畧可任。則勿掣其肘。此皆廟堂所宜留意也。

臺臣史永安疏言。人臣之進言有二焉。一曰章奏之體。寧簡勿煩。寧顯勿隱。如指陳一事。悉其事而止。萬幾之暇。便於省覽矣。一曰言官之職。人臣原因事而有言。非欲言而索事。惟洗滌寸心。滋培正氣。不當言則瓶可守。當言則鱗可披。勿顧慮而失可言之會。勿激烈而阻納諫之門。寧就事而修達意之辭。勿恣意而飾不情之語。大抵言期於利宗社。不必矜名節。期於明國。是不必附清流。斯二者下之所以承上也。人主之聽言。亦有二焉。人臣有不得言之責。有不得不言之時。形之章奏。十不得其七。使之面陳。十不得其三。稍加譴責。則神懼而意沮。是人主之威。宜霽也。設鐸建鼓。藉以攻慝。隱惡揚善。斯稱大智。數十疏而

得一疏即為可采之詩非千百言而得一言是亦可備之藥石衆思所集不既多乎是兼收之量宜弘也斯二者上之所以體下也如是則明良喜起之風不在唐虞而在今日矣上嘉納之

以翰林院侍讀學士劉一燝韓爌並為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上諭閣部朕思舊輔葉向高匡時偉器經濟弘才今國家多事之秋正賴輔臣協贊與南京禮部尚書朱國祚一并差官召來

上大行皇帝尊謚曰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皇帝廟號神宗○加上孝端貞恪莊惠

仁明媼天毓聖顯皇后○孝靖溫懿敬讓貞慈參天

亂聖皇太后上生母 王氏也○追冊恭靖端懿溫惠元妃郭

氏昭肅恭和章懿次妃王氏並為皇后王氏熹宗生母

餉司楊嗣昌奏言臣於四十八年二月起程前往南

直催餉隨奉明旨如各省直仍有拖欠便差官立限

守催解部應用意差官一出當必有勝於撫按官者

其實不如撫按官臣入境定催餉三事移會各衙門

新餉款目為一事內庫本折為一事舊欠京邊為一

事詳其完欠分數第其緩急輕重檄下催徵最後查

取新舊已完數目造冊俟回部日進呈茲聞本部坐

月已屆夏 卷十三 明光宗紀 三

明紀綱卷之三
名題臣理餉不敢淹留但臣自三月至八月爲時已
久江南則歷應泰徽池蘇松常鎮等府江北則歷安
廬淮揚等府審聽徐觀殷憂滿腹非臣所當言而不
敢不言者臣在應天聞淮北居民食草根樹皮至盡
甚或數家村舍合門婦子併命一時比渡工後竈戶
搶食稻饑民搶漕糧所在紛紛猶曰荒歉江南未有
赤地之災稽天之浸一入鎮江斗米百錢蘇松百三
四十錢而商船盼不到關米肆幾於罷市小民妄指
富家希圖一逞有榜帖路約堆柴封燒第宅者已經
禁戢臣謂東南財賦之區葢藏必厚豈知三衢九市
非不滿目繁華荒里窮村祇聽兒啼女哭此東南一
大病痛惟在撫按諸臣隨地講求裕民裕國庶乎其
有濟也今日百姓尚知討賊尚可催科竊恐將來百
姓作賊誰謂皇上催科者是在君相猛省而已
進首輔方從哲少師賜蟒衣一襲

九月乙亥朔上崩先是八月乙卯上不豫召醫官陳
璽等診視巳未內醫崔文昇下通利藥一晝夜三四
十起支離牀褥間科臣楊漣首叅文昇不知醫妄爲
嘗試丁卯召輔臣方從哲劉一燝韓爌英國公張維
賢吏部尚書周嘉謨戶部尚書李汝華禮部尚書孫

如游。兵部尚書黃嘉善。刑部尚書黃克纘。左都御史張問達。并令錦衣衛官宣兵科給事中楊漣至。諭以國家事重。卿等各盡心。朕自加意調理。辛未。再召見諸臣於乾清宮。諭冊封李選侍爲貴妃。甲戌。再召諸臣至乾清宮。諭遷延命。冊鄭貴妃爲皇后。因問有鴻臚寺官進藥者何在。從哲奏鴻臚寺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信。上卽命中使宣可灼至。診視。具言病源及治法。上喜。趣命和藥。可灼進紅丸。上飲湯。輒喘。藥進乃止。諸臣出宮門。未散。中使傳聖體用藥後。爰潤舒暢。思佳飲食。諸臣退。可灼及御醫。時日

已午。良久。可灼出。輔臣迎問。可灼言上恐藥力竭。復進一丸。問如何。曰。如前。是夜五鼓內宣急。諸臣趨入。上已崩。

閣臣方從哲等。率諸臣哭臨。請見皇長子。叩頭畢。擁護出乾清宮。至文華殿。行五拜三叩頭禮。呼萬歲。卽日請登極。不允。

吏部尚書周嘉謨等。合疏請李選侍移宮。○御史左光斗疏言。內廷有乾清宮。猶外廷有皇極殿也。大行皇帝賓天。選侍李氏儼然居正宮。而殿下乃居慈慶。名分倒置。臣竊惑焉。許選侍爲貴妃。在先帝彌留之

際其意可知。望殿下收回遺命。仍令守選侍之職。速移置別殿。殿下還乾。清宮守喪則名分正矣。

時中外藉藉。以李可灼誤下劫劑。恐有別情。方從哲票旨。賞可灼銀五十兩。御史王安舜疏言。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先帝滿面火升。滿腹火結。宜清不宜助。紅鉛陰中之陽。而李可灼敢投於虛火燥熱之症。可灼又言精知子平五星奇門遁甲。天壽窮通無能逃者。橫口不根。人所厭聽。重則治以妖言惑眾之罪。輕則治以庸醫殺人之條。乃蒙殿下頒賞。豈酬其經驗良方。能起死回生乎。蓋輕用藥之罪固大。而輕薦庸醫之罪亦不小。臣益不能默默矣。奉令旨。李可灼當先帝病革時。具本進藥不效。殊失敬慎。但亦臣子愛君之意。姑從輕罰俸一年。○御史鄭宗周言。崔文昇包藏禍心。用藥不慎。往歲張差之變。今日文昇效尤當事大臣。受兩朝顧命。當主少國疑之時。不肯極力擔承。明言正罪。第思張差之後。因有文昇。文昇之後。又何所忌而不為也。

何所忌而不為也。

璘按方從哲未嘗薦李可灼其回奏時有未敢輕信之語。崔文昇進藥與張差前案天地懸隔。乃紐作一團。直是翻空出奇。

已卯選侍李氏移居仁壽殿

庚辰皇長子由校郎皇帝位○給事中惠世揚疏言
自輔臣方從哲秉政以來國事日非封疆日蹙端人
正士傷殘殆盡紀綱法度頽廢無存臣請歷數其罪
獨相七年妨賢壅國罪一驕蹇無禮失誤哭臨罪二
挺擊青宮庇護姦黨罪三行私罔上任意票擬罪四
縱子殺人蔑視憲典罪五阻抑言官蔽塞耳目罪六
陷城失律寬議撫臣罪七馬上催戰斷送全師罪八
位居鼎鉉覆餗貽羞罪九代營權稅辱國殃民罪十
又有無君之罪鄭貴妃包藏禍心其冊后之舉滿朝
爭執從哲兩可其間徇平日之交結忘宗社之隱憂
無君當誅者一李選侍原爲鄭氏私人欺抗聖母爲
人臣子不共戴天從哲受劉遜李進忠盜竊美珠夜
半密約請封貴妃封妃不得占住乾清宮無君當誅
者二崔文昇輕用下洩之藥損傷先帝從哲擬旨出
脫無君當誅者三止知承奉貴妃逢迎選侍不知有
天子臣若懼禍不言養癰之勢決在今日奉旨言官
論事當平心詳審豈得以風聞臆度輕詆大臣有傷
國體元輔已傳旨慰留矣

麟按明神宗不卽立皇長子者以奉太祖立嫡之
訓日皇后年尚少姑有待也此意已申論閣臣外
廷豈不知而每以風聞言宮禁之事盡委罪於鄭
貴妃貴妃侍神宗數十年未嘗于預朝政鄭國秦

疏請冊立皇長子。鄭養性疏請收回貴妃封后遺命。戚里中稱其賢。每當風波四起之時。貴妃憂懼赴愬於皇長子。且泣且拜。皇長子亦泣拜。無所謂包藏禍心也。自萬曆丙戌。福王常洵初生之年。迄熹宗嗣統。代歷三主。歲近三紀。風聞之案。糾纏不息。又撫拾閣臣申時行。王錫爵。沈一貫。沈鯉。朱賡。方從哲。數公。不問是非。不問賢否。意謂欲立名節。當自清宮禁始。欲清宮禁。當自攻宰相始。夫攻宰相。則朝廷避其激。聒退處深宮。與臣下隔絕。諸大臣憂憤。抑鬱。或死。或去。或引疾在告。朝堂半空。而天下基危矣。工科王德完疏言。道路相傳。中宮使止數人。憂鬱致疾。帖危不保。臣得風聞言事。神宗震怒。下錦衣衛訊治。蓋孝端皇后。撫育諸子。有恩。神宗深相敬重。后多病。故德完臆度。以為上寵鄭貴妃。待后衰薄。致此疾也。夫人臣之於君后。猶父母也。君后之事。可以風聞言之。父母之事。亦可以風聞言之乎。以風聞言吏治。則吏治壞。以風聞言邊事。則邊事壞。言路至明。季而大開。惜乎其也。倒是非徒亂人意也。

御史倪應春獻萬世治安策。聶紹昌進繼述二字。意在輔臣方從哲。而辭氣稍安緩。○御史馮三元疏論遼東。經畧熊廷弼。謂其無謀者八。欺君者三。廷弼不罷。遼之存亡未可知也。

熊廷弼疏言。頃臺省諸臣。顧慥等交章論臣。臣病甚。而臺臣馮三元辨言欺君。庸才誤國。一疏數臣。八無謀。三欺君之罪。云不罷臣。則遼之存亡未可知也。是臣留而遼必亡。臣罷而遼必存。計朝廷之上。急急欲存遼。必急急議罷臣。不待言矣。惟是無謀之罪。臣願承欺君之罪。臣不敢承。請姑辯一言。去秋開鐵委棄。

田禾臣抵遼陽卽行各總兵令軍士收割否則焚之
又遣中軍官往諭數次而總兵李如楨李光榮賀世
賢柴國柱等竟不欲往臣爲此憤恨屢形疏牘馮三
元未及見謂臣無謀臣當承石碾研起火星延燒火
藥謂臣無謀臣當承六月陷開原七月陷鐵嶺八月
陷屯關臣以是月至遼陽牌行開原道韓原善駐瀋
彈壓原善屢求按院監司囑臣勿令行北門報至瀋
陽官軍一呼而散亟遣分守道閻鳴泰往撫之至虎
皮驛大哭而返是時止此兩道而馮三元言道臣欲
以一二萬衆應援金台臣不能用不知道臣屬誰况

臣以初三日抵遼二十一日北關陷無論此時無兵
兵卽有而相去五百餘里何能猝到且鐵嶺不能援
而多言授北關此道臣欺三元者過也謂臣無謀臣
當承修守開原是要着任諸臣千言萬語臣不爲錯
然所役皆守兵非戰兵如柴賀李三帥人馬並未做
工卽貼修瀋奉亦其步軍乃各帥自爲營盤戰守計
非軍爲之而誰爲若云不惟敵是求而專修守具則
前日令箭督戰馬上催戰亦惟敵是求矣謂臣無謀
臣當承瀋陽王大人屯之役實繫堵截徒以無斬獲
功耳然敵衆數萬平平安安而去亦是難事若吹索

大過必盡失監軍道總兵將官心謂臣無謀臣當承
近邊五六十里之野不必待臣清自清撫陷後所在
搜刮無遺敵爲我清久矣遼人與敵習稍能過活者
盡已搬移惟一二窮民仍依舊巢抵死不去曰我在
別處無過活亦死在此亦死敵來且隨之去卽屢清
之而不得也謂臣無謀臣當承贊畫新兵欲回家過
年一日逃二千人王平胡國臣所領新兵贊畫疏稱
練成一枝勁兵爲建州所驚畏者王平統一千七百
餘人自言挑選可得五百人像一當軍模樣胡國臣
步兵二千扎營聞江潮聲以爲敵至竟奔潰微三元

言臣不知遼人可用也東山礦徒趨利則有投軍無

人去冬已牌行劉國縉及原任推官陳光裕給與游
擊都司守備千把劄付召募一番往返三月僅錄排

門冊回報竟不見團練一人微三元言臣不知礦徒

可用也謂臣無謀臣當承臣不識秦楚事

參疏引秦
王剪滅楚

事查近年征播州用兵二十餘萬以建視播何勢何

地而責臣用兵多也謂臣無謀臣當承五月間兩監

軍道一駐瀋陽一往奉集按臣又往益州催糧臣一

身卧病遼人屢請濟邊臣言朝廷要遼東否情出危

迫豈敢要挾而謂臣欺君不敢承也遼自八月以前

實止監軍兩道且各有分地亦不得一時常聚海蓋道一人辦百萬餉運寧前道一人辦造船鑄錢諸務馮三元不欲以遼事聽於臣請去臣以存遼而一二元老欲以遼事聽於臣姑畱臣以亡遼也豈可哉伏乞皇上將臣罷斥行勘亟簡才望大臣星夜前來交代如馮三元所云保救殘遼急宜如此而不必遲回須臾者也

廷弼又疏言頃接邸報見閱視科臣姚宗文遼左疆土日蹙一疏內言花嶺山城失事臣查參不宜與按臣疏爭多寡特爲六月十二日在人人屯失事不勝

後慮借駁山城之案以成此番敘功之舉復薄責經畧溺職數端欲臣惕然悟幡然改圖也其設心甚厚中外之人亦早知閱臣必欲借事陳言而今始得聞其藹論也花嶺之役據帶管分守道事監軍道邢慎言及尤世功所報殺擄人口皆有姓名其數少理刑同知冒日乾所報無姓名而數多按臣據此查參臣仍委冒同知親詣失事地方挨戶確查以杜隱匿非爭損失多寡也遼中邊事憑道廳開報道廳惟憑衙役增減有何的確臣前按遼時必處處親到臣今方約按臣同歷邊地親勘功罪設臣欲欺隱當以按院

不出門爲幸。何肯勸令同往查勘。至王大人屯堵截敵兵。邢慎言親見督撫。皆謂此番宜敘錄以示鼓勵。臣疏但以不勝罪愧結案。未嘗駁山城之案爲敘功之舉也。至於兵馬不訓練。將領不部署。人心不附。工作不休。不足以圖大功。濟大事。臣種種罪狀。在宗文吹求已深。傳播已廣。猶謂未盡言以傷雅道。臣極感服。但閱視凡經七月。臣屢致書言河東召募之虛冒。殘兵之零落。援兵之孱弱。器械之敝耗。馬匹之瘦損。糧草之匱乏。將帥之恇怯。道廳之情竄。皆賴查閱以新一番氣象。催請早過遼陽。助臣所不逮。乃僅以一

取場一日虎皮驛。完主客十萬兵馬。下操舊套。臣不勝失望。宗文在遼陽城十八日。其隨從人畏敵旦夕至。匆匆西去。此後皆海上遨遊。賦詩宴會之日。恐於臣之訓練部署人心工作諸項。有未盡知也。至於道鎮文武吏士經年異勞異苦。並無薦舉。而自謂上不欺君父。下不誤天下蒼生。誰則信之。花嶺王大人屯請專行巡按御史勘議。臣病萬分沉重。不料東西合犯。只得扶病料理。望皇上速簡經畧前來代臣庶邊事無誤。臣骸骨得歸鄉矣。先是姚宗文爲戶科給事中。丁憂起復。欲補官而吏

部題請率數年不下。因假招徠西部名屬當事薦已
可使疏屢上不報。宗文計窮求熊廷弼代請。廷弼不
從。由是懷怨。後夤緣得吏科。閱視遼東兵馬。意在陵
轢廷弼。而廷弼亦不爲禮。有遼人劉國縉者。以兵部
主事贊畫遼東軍務。主募遼人爲兵。所募萬七千餘
人。逃者過半。廷弼聞於朝。國縉亦怨。宗文出國縉門
下。兩人相比傾廷弼。以故宗文閱視還。卽疏詆廷弼。
又嗾其黨顧慥。魏應嘉。郭鞏等交章攻擊。必欲去之。
○江西大水

其科楊漣疏言。傾者傳聞遼左村屯日劫。人民日擄。
城堡日空。邊疆日壞。經畧熊廷弼始不能已於人言
矣。議經畧者終難掩其功。憐經畧者亦難掩其咎。功
在支撐辛苦。得二載之倖安咎。在積衰難振。悵萬全
之無術。爲廷弼者有二策焉。全副精力報効君父。知
遇之恩。一策也。如以封疆必不可支。病軀必不可起。
當繳還勅書求賢速代。又一策也。廟堂之上當焦思
遠計。外料敵。內料已。求一的當之說。或循資。或破格。
擇一的當之人。寧議之而後用。毋用之而後議。東事
其有瘳乎。漣又疏言。本月十四日接遼東總兵李光
榮塘報。西部不知其數。從會安堡連刀灣入。至瀋陽

城北又瀋陽游擊馮大梁報稱東兵自蒲河北地至
大鶴等處臣思兩路分兵深入瀋陽旦夕不保經畧
熊廷弼或能力抗強敵保全孤城亦未可知萬一以
積怯之勢屢被人言方寸且亂將士驕頑威令難行
不幸瀋陽失守則遼陽危遼陽危則廣寧山海以西
皆震驚矣斯時精銳既盡備禦全空誰為皇上共護
此封疆者宜急挑選通州所練兵保定所募兵合京
營兵萬餘人厚其糧餉激以忠義選一良將統之策
應山海關以壯遼左聲援仍請勅部會議速推堪任
經畧一二人從長計議作何方畧本兵黃嘉善一籌

莫展容臣另疏上請誅斥

陝西巡撫李起元奏黃河清

按是歲八月十五日臨鞏蘭州之間已時見河

流上泛白至申時徹底澄清上下數十里一望無際至本月十七日未時照舊濁流共清三日時臨鞏道臣與戶部主事黃袞親詣河橋見之

黃河清

御史張修德疏論熊廷弼喪盡遼人人生齒竭盡天下
財力破壞遼陽乃乞養病全無統衆禦侮之才徒有
報復陵人之氣崇位隆恩攘為己有敗着殘局遺之
何人乞將廷弼貶竄遐荒擇人往代如付託得人亦
須收得一半倘再不得人亦付諸無可奈何矣
熊廷弼疏言自神宗皇帝以半殘已壞旦夕待亡之

遼交付臣手保全至今。天地祖宗在上。文武軍民在下。臣似有勞無罪。今臺臣張修德論臣罪。應貶竄遐荒。此時天理何在。任其橫詆。但謂臣以破壞之遼遺之他人。他人從何下手。又謂付託得人。亦收得一半。倘再不得人。亦付諸無可奈何。修德伏一破敗之案。以俟日後成則他人之功。敗則臣之罪。亦善策也。去年開鐵連陷大小各衙門。相向而哭。其卜所往而今年。且冠履雍容。公私燕語儼然。漢官威儀也。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壞否。沈怡滿。潘空城而逃。無論矣。遼陽人北城奔南城。南城奔各門。顛倒衣裳。棄置妻子。以先

逃去爲幸。今且去者歸。散者聚。室家相樂。商賈逃難。回籍者。今且填街塞巷。不減五都之市。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壞否。遼城破碎。士民之不可守。而謀欲先去。敵亦知不可守。而謀欲速來。今內外鞏固。壯哉一金湯也。潘奉向爲人跡所不到。今亦完好。官吏商民晝夜通行。竟如腹裏。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壞否。去年無車牛。用人夫運糧。臣與各道設辦牛至三萬餘頭。車至二萬輛。晝夜饋運。軍中始有糧草。三路敗後。軍無片甲寸鐵。臣討庫局甲仗多不可用。復調宣大各匠役改造。又增造大砲數千位。鎗砲二二三萬計。而軍中

始有器械。採桑削幹。買角易筋。調各鎮弓箭匠。晝夜製造。而軍中始有弓矢。又調各鎮木匠。造雙輪戰車。五千輛。每車安砲二位。或三位。凡火器之類。咸備。而軍事始有攻守具也。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壞否。自斬貪懦三將。而將知畏。斬逃叛數卒。而卒知懼。捆責不喂馬。不操軍者。而行伍知法。寒夜有賞。久戍有賞。時節有賞。而軍士知恩。犒以牛酒。勞以燒割。給以綵段。獎以花紅。而將帥知感激。無不人人盡心整頓。圖一平靖。以歸鄉里。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壞否。去年西寇住我怡沈棄地。自丁字泊斬捕以來。再陣擒生口。送

撫臣轉發抄花。諸營證其入犯。又招撫煖兔二十四營。年來河東秋毫無犯。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壞否。自臣守瀋奉。各戍重兵。以綴敵。敵悉衆與我對壘。不能西窺遼陽。南窺南衛。東窺寬叢。至於近邊零落村屯。勢不能無搶掠。我固無如彼何。而形格勢禁。彼亦無如我何也。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壞否。去年破壞。真是破壞。臣無下手處。今日規模粗定。他人儘可下手。修德何須爲他人憂。而至於痛哭流涕。謂臣歸而出其囊中金也。金從何來。謂臣內恃奧援也。臣平生孤介。謂臣聽胡馬驕嘶。肝膽墮地也。而冒險往撫順。擐甲

衝圍以授潘陽獨何人斯修德有耳有目終當自曉
 惟臣自五月下旬發病吐血七月初始請告非因人
 言也遼陽莫危於去秋八九月今年四五月臣已撐
 定無奈二豎入臣咽喉掣臣手足死不得死活不得
 活雖欲不負先帝之厚恩而去亦不可得修德不欲
 臣養病去欲臣貶竄去則貶竄已耳何必矢口枉舌
 自傷雅道哉望皇上將臣罷斥速勅臺臣馮三元張
 修德往遼查勘遼事有無破壞勿使後人代受其過
 又疏繳還劔勅有旨熊廷弼解任回籍聽勘

御史賈繼春以李選侍失所具揭閣臣

揭言天地之大德曰生帝

王之立極曰孝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從源
 以迄流也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此從枝以及
 根也天經地義古今無改未有當新君御極之初首
 勸主上以違忤先帝逼逐庶母喪哀交遘羅織不休
 如李選侍之事者寧惟職不忍言通國之人痛心疾
 首長嘆隕泣而顧命輔臣漠然不與維持無論青史
 遺臭恐皇上一朝悔悟輔臣作何顏面作何肝腸先
 帝命諸臣輔皇上為堯舜夫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今若此可謂孝乎父有愛妾其子終身敬之不忘今
 若此可謂不忘乎孝宗皇帝之於鄭貴妃也三十餘年
 人言嘖嘖付諸不聞先帝之於鄭貴妃也三十餘年
 天下所側目但以篤念皇祖竟渙然水釋何等忠厚
 何等盛美何不輔皇上取法縱云選侍原非淑德原
 有宿憾獨不見先帝彌留之日親向諸臣論以選侍
 會產數胎育有幼女欵欵情事草木感傷况臣子受
 先帝洪恩而玉體未寒遂不能保一愛姬乎職欲上
 疏廷爭但以新進小臣緘口忍泣今不得不望閣下
 之匡維也願閣下委曲調護極力回天使選侍得終
 天年皇幼女不虞意外則先帝
 含笑九原我皇上垂芳萬世矣

御史左光斗言選侍移宮之後。自當捐其小過。若復株連蔓引。使宮闈不安。是與國體不便。大非臣等建言之初心也。乞正劉遜李進忠法。其餘槩從寬政。疏入。上傳諭內閣。朕幼冲時。選侍氣陵聖母。成疾崩逝。使朕終天抱恨。皇考病篤。選侍威挾朕躬。傳封皇后。朕不自安。暫居慈慶。選侍復差李進忠劉遜等。將每日章奏。先呈選侍。方與朕覽。朕思祖宗家法。從來有此規制否。今奉養選侍。於噉鸞宮。仰遵皇考遺愛。無不體悉。其李進忠詔等盜庫首犯。事干憲典。原非株連。卿可傳示部院遵行。輔臣方從哲具揭封還諭

旨。言皇上既仰體先帝遺愛。不宜暴其過惡。傳之外

廷。上再諭發抄。○冬十月甲辰朔。改萬曆四十八年

為泰昌元年。

禮科李若珪奏言。今年八月初一日。先帝登極。九月初一日崩。自八月至十二月終。宜稱泰昌萬曆年號。斷自今年七月終止。明年天啓元年。上從之。

兵部尚書黃嘉善罷。命刑部尚書黃克纘攝兵部事。

兼理戎政。

丙午葬神宗顯皇帝孝端顯皇后於定陵。

御史馮三元張修德給事中魏應嘉復論熊廷弼廷

弼復疏辯。上諭閣部。科道魏應嘉馮三元張修德與

經畧熊廷弼互相奏擾。就着魏應嘉等前往遼鎮會

同彼處撫按勘明從實具奏。

以巡撫袁應泰經畧遼東○兵科楊漣等言從來奉旨行勘就令各地方撫按官勘報或差官會勘未有卽以言事之官勘所言之事者頃臣按得遼東經畧熊廷弼乞勅原叅科道來遼速勘以清朝議事一本奉旨就令魏應嘉等前往會同彼處撫按勘明從實具奏欽此臣等不勝駭異勘者卽言者就令勘得偏真誰肯心服所勘之人與所言之人各不相下反滋多口乞收回成命毋傷從來勘事之體御史吳應琦言熊廷弼志大而量小才短而計疏內而司農司馬

擲揄之若傀儡外而監軍道將叱咤之若奴隸致令中外解體將士離心舉朝臣工相對蹙額憂結局之無日恐一穴之潰隄科臣魏應嘉臺臣馮三元張修德相繼糾叅爲封疆也廷弼盛氣未除遂請三臣往勘已奉有明旨夫廷弼用兵經年付託不效非速勘無以定罪但科道風聞言事卽指斥宮闈亦未嘗問其虛實今令往勘勘之而實廷弼自當其辜勘之而虛三臣不任其咎應嘉等業已欣然願往臣等恐喪言官之氣乞勅部院公舉風力科道二員前往遼東確查具奏應嘉等照舊供職上改命兵科給事中朱

明紀輯畧 卷十一
童蒙往勘。

命行人徵輔臣葉向高朱國祚史繼偕沈淮何宗彥入閣。

上諭吏部皇祖考妣山陵襄事。升祔太廟。先帝嗣登大寶。繼朕卽位。典禮綦重。尚書如游悉心籌畫。勳庸懋著。勞績可嘉。今茲特簡入閣。與元輔方從哲等一同辦事。以昭朕優眷勞臣至意。

御史賈繼春安伸田珍合疏言孫如游龍鍾有年。軟熟無骨。兩次會推。皆不預名。其無品可知。今竟從曲徑以進。何面目踞百僚之上。對天下士大夫伏孽收

回成命。庶政本之地。清登庸之典。重如游亦寧忍掃

盡廉耻。竟入黃扉乎。

按天子命相大典也。臺諫進言。從未有如是之怙悔者。

丁卯歲鸞宮災。上諭廷臣曰。皇五弟與諸公主居勗勤宮。去歲鸞宮遠。今歲鸞宮災。選侍李氏。皇八妹。俱無恙。諭卿等知之。

御史馬逢臯李希孔傅宗臯請誅崔文昇

十一月給事中惠世揚疏論閣臣孫如游方從哲薦高攀龍劉宗周孫居相劉策王之案。陸大受等

前經畧熊廷弼疏言臣蒙恩回籍聽勸。卽可行矣。但臺省諸臣參臣以破壞遼遺他人。臣不得不將軍中

地方事
聽地

事情一一奏知。與新經畧交代明白立案而去。然此諸事何一非臣大聲疾呼爭口鬪氣所得來。何一非臣廢寢忘餐吐血嘔心所幹辦。年來廟堂議論全不知軍中情實。止憑塘報。前冬去春敵勢稍緩。輒因然言師老財匱馬上催戰。及敗杜松劉綎陣沒又愀然噤口不敢道一戰字。比見臣收拾纔定而愀然者。又復聞然急急責戰矣。先是御史顧隨首論經畧兼廷弼。出畢關一年並無戰功。馮三元等灌之。畢竟矮人觀場。有何真見。至於用杜松用李如柏李如楨。裁巡撫添巡撫。起贊畫用閑科。議督護皆臺省所建白。何嘗有一效地。方事當聽地方官為之。何用於

帖括語。徒亂人意。一不從。輒輓然起怒。若此後議論不省。經畧必無所措手足矣。此臣為經畧與國家封疆慮者也。

原任遼東經畧今聽勘能廷弼揭請馮三元等會勘。揭稱日來見馮道長疏。要用尚方與王忬楊守謙並論。魏掌脫網張道長疏。要用尚方與王忬楊守謙並論。魏掌科疏。又舉出一樁逆案。極不可解之罪。要逮至關廷如楊鎬例。意其急急除姦問罪。一得往途會勘之言必朝聞命。夕就道。不俟駕行矣。臣恐淹留關外。為人口實。急望山海趨發。以便三公出關行事。及昨見兵科公疏。又要收回成命。為之畱行。其若三公除姦問罪之意。何。察其畱行大旨。謂勘者即言者。就令勘得偏真。臣心不服。其實不然。原告被告。例聽堂上處分。臣以封疆大臣。甘作被告。聽勘於三公之原告者。誠降心以從也。假使三公專主勘得恣行胸臆。高下其手。葛藤或不得已。今同勘者有經畧撫按有部道府

廳有總兵諸將軍民審一人有一人口辭勸一處有一處結狀經一官有一官勸語俱當一一奏聞三公不得增減一字也。卽與撫按會稿具覆。撫按內憑本心外憑輿論。亦不肯以地方狗三公聽其輕舉筆也。誠如是其偏真也。敢不服。敢不相下。臣意氣雖頽。經營久定。卽東方挾衆特強。偏處撫順。而藩奉諸將自能應禦。無可憂也。七八九十月分。最緊急。過此至十一二月。水凍枯冷。是其緩時。道將精神。儘能照管。若謂臣之功罪爲小。封疆之關係爲大。則謬矣。使功罪而無關於封疆也。焉用勸。正惟關係封疆。勸而戰守有所持循。勸而非當。事亟圖改正。勸而功。則寬臣以安衆。勸而罪。則處臣以懲衆。如分功罪。封疆爲兩。是欲勸臣於封疆外也。或謂臣實勞。顯績彰彰。然在地方中。無可勸者。勸而無所得。以歸。甚不便。故三公不敢來。然而來。固無妨也。昧心違公論。以狗科道計。承勸者不肯爲。稍作調停語。以存科道體面。或不免。况言官有風聞言事之例。卽說謊欺君。誣善害賢。有此四字護身。當今之時。誰敢向兩衙門問妄言之罪。而又何躊躇於來勸之。一行哉。揭此爲三公勸駕。

給事中周朝瑞以賈繼春所揭李選侍事情。謂其喜樹旌旗。妄生題目。繼春復揭言保全選侍。亦人倫天理。布帛粟菽之言。非旌旗題目也。朝瑞揭駁之曰。安選侍者。猶謂之是。安宗社者。顧謂之非乎。繼春再揭曰。主上父子相傳。宗社何嘗不安。而必待傾選侍以安之。移宮原是正理。何必移時。驅逐革其已進儀注之貴妃。困其無端羅織之老父。伶仃之皇八妹。人非誰憐。孀寡之未亡人。雉經莫訴。朝瑞又揭謂繼春操戈於解忿平爭者。繼春又揭職非操戈。乃止戈也。聖德無損。爲臣子者。同心爲國。有何不解之忿。不平之

爭而煩左右袒之費辭乎。自後移宮一案遂成聚訟。十二月兵科都給事中楊漣言臣初請李選侍移宮蓋以正體統而尊朝廷也。移宮之後有倡言選侍徒跣踉蹌欲自縊者。皇八妹失所遂投井者。事關他日。不白之案。望皇上於皇五弟皇六妹皇七妹皇八妹時時厯念。李選侍量加恩數。并祈傳知閣部。以服中外之心。疏入。上優旨答之。論羣臣曰。朕冲齡登極。開誠布公。不意外廷。乃有謗語。輕聽盜犯之訛傳。釀成他日之實錄。誠如科臣楊漣所奏者。朕不得再申論。以釋羣疑。九月初一日。皇考賓天。諸臣入臨畢。請朝。

見朕。李選侍阻朕於煖閣。司禮官固請。選侍許而後。悔。又使李進忠請回者。至再至三。朕至乾清宮。丹陛上。大臣扈從前導。選侍又使李進忠來牽朕衣。卿等親見當時景象。安乎。危乎。當避宮乎。不當避宮乎。是日朕自慈慶宮至乾清宮。選侍又阻朕於煖閣。司禮監王體乾固請得出。初二日。朕至乾清宮。朝見選侍。畢。恭送梓宮於仁智殿。選侍差人傳朕必欲再朝見。方回各官皆所親見。明是威挾朕躬垂簾聽政之意。朕蒙皇考命依選侍。朕不住彼宮。每日僅往彼一見。因此懷恨。陵虐不堪。若避宮不早。朕亦不知如何矣。

既毆崩聖母每使宮眷王壽花等時來探聽不許朕與聖母舊人通一語朕苦衷外廷不能盡知今停封以慰聖母之靈奉養以遵皇考之意該部亦可以仰體朕心矣臣工私於李黨不顧大義諭卿等知之時方從哲在告劉一燝等言皇上嗣位以來宮禁肅清乃以形跡影響之疑互相分辯至厯聖懷伏讀明諭當年宮掖事情宛然在目諸臣徒以事後論安危謂周防爲多事皇上責以猜疑輕聽誠或有之若曰庇護黨私則萬萬不敢也

楊漣疏言垂簾之祕事未聞入井之煩言嘖起臣不過發明移宮始末使了然在人耳目而旋荷綸綽之褒過傲忠直之譽臣之不安一也當時首請御文華殿受嵩呼者周嘉謨等也初出乾清宮捧皇上左右手者張維賢劉一燝也臣乃以忿爭之故獨受忠直之名俯慚卑末豈可掩人於朝仰藉清平豈可貪天爲力臣之不安二也宮禁自就肅清社稷有何杌隉而聖諭以志安社稷爲言君幸有子不憂杞國之天臣獨何人敢捧虞淵之日臣之不安三也臣引分自思俯全臣節惟有乞休一着披尚方之文綺齋兩朝之賜金步歸里門以忠直二字出告親文入教子孫

真覺俯仰皆寬。卽不幸先犬馬填溝壑。持此一字以報皇考於在天。見先人於地下。臣亦可瞑目。臣無病不敢以病請。皇上未罪臣。又不能以罪請。惟有明微薄之心跡。乞浩蕩之恩波。放臣爲急流勇退之人而已。上許之。連爲賈繼春所侵。故求去。而疏中絕無形跡。其後連死於魏瑞。繼春各列逆案。君子小人日後論定類如此。○元輔方從哲乞歸。詔報曰：卿純衷體國。贊襄密勿。懋建勲猷。皇祖宸衷獨斷。調劑備苦。皇考新恩沛流。毗益良多。嗣朕御極以來。竭誠調護。勞著三朝。朕眷任耆舊。依賴方殷。卿乃連疏乞身。情辭迫切。勉從所請。成卿雅志。着以新任職銜。進中樞殿。

大學士就第。加賜銀幣蟒衣。給詔命蔭一子尚寶司丞。稱朕終始優禮至意。卿宜愛國愛身。以須召用。上諭朕自御極以來。遵皇考詔命。圖維政治。夙夜靡寧。所賴內外臣工協力同心。奉公守職。二三大僚忠君體國。表率諸屬。輔臣如游爲朕首簡。特用眷酬。何乃以浮言求退。使朕不得任用一人。朕思累朝列聖。簡用閣員。操自宸斷。當時政務修明。直諫不乏。有如此之阻抗否。尚書嘉謨克纘。封印杜門。連求去國。藐朕冲幼。無人臣禮。歲除在卽。百度惟新。如游嘉謨克纘。卽出視事。不得仍有瀆陳。以後大臣進退。取自上

裁。小臣去留。悉聽部議。如有不奉明旨。擅自去職。及
挾私逞臆。顯肆排擠者。下廷議治罪。



